



五岳狂客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中

五丘雜客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中

十二 两面夹击

朱雀功曹许彩凤仅受到震伤，调息片刻便引气归元。同来的七个人中，她地位最高，也是武功最高的一个，经受得起打击。

目击费文裕和姬玄华以神功全力相搏，她心中有数，以她的身手和修为，绝难经受任何一人的痛击，难怪在堂屋中，拼不了五六招便被震伤飞出厅门，此时不走，以后不论谁胜谁败，她一定走不了啦！

乘乱跳墙而走，匆匆奔向泊舟处。

她知道所有的同伴完了，泊舟处还有九名舟子，那些舟子是李太监的人，身手都相当了得，长期操舟不现疲态，还可以在必要时助她退敌，至少也可以将她带回府城，上船是她唯一的生路。

逃的人必定全力飞奔，速度一定比平时快得多，千紧万紧，性命要紧。

可是，她的元气并没全复，无法用全力施展轻功赶路，因此比平时要慢些，但已经快逾奔马，人轻脚力足，片刻便远离了现场。

前面三岔路口在望，大枫树下鬼影俱无。

她飞掠而进，恍若流光逸电。距大枫树不足十步，树下跳下一个青影。

糟了！她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就是这个可怕的青影：姬玄华。

她已经看出，姬玄华就是那天，被她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半死赤裸大汉，自始到终这大汉不曾苏醒。

决不是鬼魂，这人从鬼门关逃出，重回阳世来找她了，双方只许有一个人活。

百毒天尊也认出姬玄华，注定了以命还债。

“你才来呀？”跳下树的姬玄华，纵至路中拦住去路，脸上的狞笑可怕极了：“歇口气恢复精力，我要让你死得瞑目，让你知道欠了债一定要还的，让你知道冷血杀手也有被人杀的天理公道。”

她知道跑不掉，立刻停下调息。

姬玄华手中，有一根三尺长的竹棍。而她，不但有宝剑，而且杀人的暗器都在，足以把一流高手送下地狱，她是鱼藏社最高明、最凶狠的杀手之一。

“你是黑龙会的人？”她拔剑出鞘，神情恢复冷静，美丽的面庞不再动人，杀气腾腾显得阴森冷酷：“同道相残，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……”

“闭嘴！凶手，谋杀犯。”姬玄华咬牙说：“我一点也不怪你要我的命，我本来就是玩命者。我杀人，被人杀理所当然，不需怨天尤人。你栽下什么，就收获什么。我回去垂杨西村，你把那家人怎样了？”

“阁下，杀人灭口的金科玉律不是我订的。”许彩凤厉声说：“我带来的人只剩下我一个，你穷追不舍难道不是杀人灭口？我岂能让知道我失误纵走一个半死人的一群村夫，把这件事到处宣扬？”

“那些村夫农妇老少儿童，可不是有自卫能力的玩命者。”

“他们没有自卫能力，就得认命。你是黑龙会的人，知道该怎样对付目击者……”

“呸！在下鄙视你们这些谋杀犯，不知道黑龙会是什么东西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她乘乱逃命，并不知道姬玄华与费文裕交手后的事，假使她知道面对的人是大盗旱天雷，不胆落才怪。

“姬玄华。”

“那个花花公子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我。”

“原来是引起小小风波的姬小辈，你扮猪吃老虎，要引起巨大的风波，转移你夜侵普惠祠的行动，我要回城揭破你的阴谋……”

身形倏然向左纵出三丈外，再起步像离弦的劲矢贴地飞掠而走。

前面草丛中一声长笑，费文裕长身而起。

“好高明的轻功提纵术。”费文裕高声喝采：“此路不通，没有人能从我这里脱逃。退回去，你们有账要算。”

大袍连挥，旋风乍起。

许彩凤远在三丈外，已感到冷流扑面生寒，骇然用千斤

坠稳下马步，消去掠走的余劲，随即一声妖叱，剑发狠招回头望月，突然攻击随后追及的姬玄华。

假使费文裕不挡住她的去路，便可摆脱追来的姬玄华了，她的轻功值得骄傲。杀手做案时必须尽快离开现场，轻功愈佳，被追及的机会愈少，一个名杀手，轻功佳逃得快是必备的条件。

“剑术也不错。”姬玄华的语音来自右方，竹棍疾射而至：“暗器够狠毒。”

她的左手，一枚回风锥飞旋而出，一剑走空，锥立即循声发射。

啪一声响，竹棍奇准地击中几乎目力难觉的回风锥。

第二枚，第三枚……

第四枚是射向费文裕的，身形暴起随锥急进，想出其不意夺路，用回风锥打先锋。

“没有我的事。”费文裕说，身形倏然隐没，随即显现在侧方三丈外，乍隐乍现像是化身术。

回风锥绕飞半匝，失去目标翩然坠落在五丈外。

不等她向前滑滚的身躯停下，背心已被姬玄华的右膝压住了，重如山岳，压得她胸部似要炸裂，眼前星斗满天，喉间有物上涌。

姬玄华毫无怜香惜玉花花公子风度，两劈掌打松了她的双肩筋，扭转双手解腰带捆绑。

“毙了不就了结？”一旁背手而立的费文裕说。

“不，要了解鱼藏社与走狗们勾结的底细。”姬玄华说：“而且，我还有个妙主意。”

“什么妙主意？”

“以佯动掩护真目标。我要大闹苏州，利用这鬼女人作饵，吸引所有的杀手和走狗，向姬玄华群起而攻，旱天雷就可以出其不意直攻奸阉祠了。”

“家祖的绰号叫天魔。”费文裕说：“我把两批东厂专使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，诱往宁国府痛宰，几乎把他们斩光杀绝，再到南京挑黑龙会的山门，把他们彻底屠光，太叔贞姑娘是唯一的活口。他们把我叫做神魔，神魔费文裕。”

“神魔和旱天雷，洗劫奸阉祠放一把野火……”

“不，不能放火。”费文裕坚决地说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那座祠，值几十万两银子。”

“搬不走的，费兄。”

“我认为另有用途。”

“怎么用？”姬玄华问，一掌把许彩凤劈昏，法不传六耳，昏了的人是无害的。

“我这次回苏州，想为被送上法场的五义士做一些事。”费文裕嗓音变了，变得涩涩地：“是我害了他们，是我逞一时意气，激于义愤冲动地毙了专使神剑晁庆，一走了之害他们上了法场……”

“我调查过了，不能怪你，费兄。”姬玄华黯然：“颜佩韦五义士确是发动攻击专使的人，甘愿挺身而出就义，要求寇知府阻止朝廷发兵蹂躏苏州，所谓民变的暴民只有他们五个人，他们甘愿替专使抵命。杀另一批专使，沉溺不少走狗的人，其中没有你。不要自责，好吗？”

“魏奸阉与天下为敌，他活不了多久的。”

“是的，他已经造孽了二十年，气数将尽。”

“不管他怎么死，何时死，他死了，各地的生祠会存在吗？”

“他一死，树倒猢猻散，天下人谁不想食其肉寝其皮，挖他魏家的祖坟？”

“所以我打算把这座祠，留给义薄云天的五义士。我已经着手游说苏州的各方人士，为这件事造气势颇有成就。我在苏州颇有几分潜力，黑龙会一着手调查我的根底去向，我就得到确实消息了，所以能把他们诱往宁国府一网打尽。”

“好，不放火。”姬玄华将昏迷了的许彩凤扛上肩：“不把奸阉的像打烂，决不甘休。”

“李太监在杭州西湖，所建的魏阉普德祠，建在岳武穆祠与关庙之间，更为可恶，更为宏丽。”

“珍宝必定冠甲天下。”

“洗劫了这座祠，咱们再去杭州搬珍宝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北斗星君很幸运，死里逃生留住了老命。他是黑龙会苏州的地区负责人，手下有一些地位低的眼线，这些人只由他直接指挥，与黑龙会没有接触。所以，他也算是黑龙会幸存的劫后余生者之一。

太叔贞并不计较他出卖同伴的罪行，在鱼藏社的杀手煎

迫下，严酷惨烈的江湖逼供手段，铁打的人也会被溶化，为保命而出卖自己人情有可原。

他是苏州地区的负责人，更是黑龙会最精明干练，见闻广博的眼线，经他调查蒐证的人，必定被顺利地处死，所以绰号叫北斗星君。

黑龙会接下东厂缉拿民变时，在巡抚署公堂搏杀东厂专使凶手费廉的买卖，当时民变大闹巡抚署公堂，他恰好在现场，曾经目击经过，亲眼看到费廉的相貌，因此调查的责任，便落在他头上。

那时，费文裕在府学舍生员李生家中作客，应邀在学舍露了两手弓马绝技，身份是游学书生。

民变事发之后，李生一家七口按正规手续迁籍杭州，一离境便失了踪，是由费文裕护送离境的。

他在各方都有眼线，有地头蛇可用，不但查出费廉是号称轻功天下第一，一生独来独往的字内凶魔天魔费衡的后人，而且把李生一家的去向查得一清二楚。

他却不知道，有许多消息是费文裕间接供给的。

结果，把东厂走狗与天下第一杀手集团黑龙会，一步步引向死亡。前后经过三个多月，半月前太叔贞从南京来，带来了黑龙会全军覆没的噩耗，他只好另找生路。

迄今为止，江湖上还没正式传出黑龙会覆没的消息。

他不敢声张，投奔巡抚署做走狗藏身，没料到平空出现了排名第二的鱼藏社，他成了砧上肉。

太叔贞原谅了他，但打发他立即离开。

他并不知昏厥后所发生的事故，也不曾目击神魔与旱天

雷狠拼的经过，但他却知道碰上了什么人，在经过三岔路口时，他一眼便看出站在大枫树下，那位年轻文士的底细。

一点不错，正是他详加调查证明身份的费文裕。

他本想向百毒天尊透露的，但却又忍下了，反正不管碰上什么人，最后他仍然难逃大劫，鱼藏社这些混蛋死光了最好，正好替他陪葬。

太叔贞打发他走路，他还以为费文裕不知道他的身份底细呢！

他却不知，费文裕在苏州就知道他的底细，巧妙地布下死亡之路，暗中供给他追查的线索，让他按步就班走下去，直接导致黑龙会的覆没，引诱东厂与黑龙会一步步走上死亡之途。

他不知道朱雀功曹许彩凤七男女的命运，只知道太叔贞救醒他，要他赶快离开时，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李家农宅，只有太叔贞一个人。

他不需追问结果，太叔贞活着，就表示鱼藏社的杀手失败了，必定与费文裕有关，正好乘费文裕不在时远走高飞，像逃避瘟疫般尽快逃离疫区。

他真该就此往天南地北避灾的，却又放不下苏州的家当财产，强提精力走陆路回府城，希望比百毒天尊那些人早回一步。

他落在鱼藏社的人手中，不知道外界的动静，以为只有鱼藏社的人知道他的底细，该社的人不会向外张扬，只要先一步返城，他是安全的。

他在一条小河旁，雇到一艘船驶回府城，到达胥门码头，

刚跳上岸，两名大汉一左一右挟住了他。

他认识在旁那位负责指挥的人织造署走狗中，大名鼎鼎的暗器名家：飞刀吕飞。

看到吕飞的阴森面孔出现在眼前，他只感到毛骨悚然。

如果他精力仍在，飞刀吕飞还不至于令他害怕。

“我又完了！”他心中狂叫：“老天爷！我怎么这样倒楣？”

两大汉架住他举步，他有被带上法场的感觉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处理了六具死尸，李朴生和太叔贞，张罗酒菜款待贵宾，这间农舍得大兴土木修理了。

太叔贞替李朴生引见两位贵宾，不多作介绍。她不认识姬玄华，对府城近来所发生的事故她一无所知，离开苏州她便来到李家，几乎足不出户，躲得稳稳地，岂知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灾祸依然找上了她。

她告诉两位贵宾，她并没正式嫁给李朴生。

这就是江湖浪女的悲哀：想找真正的归宿并不容易。

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将会有人连夜赶来追查结果。”费文裕一面进食，一面向太叔贞说：“太叔姑娘，如果你们无法尽速动身，我和姬兄留下掩护你们准备，当然早走早好。”

这也是江湖亡命者的悲哀，一旦隐身处被仇家发现，唯一的应变方法，是断然抛弃基业远走高飞。

“还有什么好准备的？”太叔贞苦笑：“多耽误片刻，便多几分凶险。当然，有费爷在，他们来三五十个高手，也有如

驱羊斗虎。我担心的是这一带的村民受连累，那些人什么绝事都可以做出来的。

“我这里其实也没有多少田地。”李朴生脸上也没有难以割舍的神情：“而且这年头，种田地日子愈来愈难过，赋税，徭役一年比一年重，许多人都丢下锄头到城里做工谋生去了，没有什么好留恋的。我和小贞还有些积蓄，找地方躲三年两载不愁缺衣少食。”

“千万不要重出江湖拾旧业，李兄。”费文裕诚恳地说：“你们俩都是见过大风浪的人，该知道失势的人，处境是相当悲惨的，跌倒了就不容易爬起来。黑龙会崩溃了没几天，正式的消息还没传遍江湖，鱼藏社就迫不及待起而代之，对黑龙会的人任意宰割了。江湖道上，旧的人不会收容你们，而且严防后患；新的人迫你们让位，雄心万丈要取代你们。”

“老天爷！我还敢重拾旧业？”太叔贞感慨万端：“费爷，记得在宁国府的事吗？你化名文风，把我们数十名一等一的高手名宿，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说总有一天，我也会找一处隐秘的地方躲起来。唉！我躲，但依然躲不掉灾祸，这次一定要躲得更隐秘。目下消息早晚会传出的，我怎敢再在外面走动？”

“不错，消息一定会传出的。”姬玄华说：“鱼藏社已经兴高采烈，接下了东厂走狗委托的买卖，目的是追查两批专使的下落，和搏杀费兄以便回京销案。北斗星君以为鱼藏社在找到太叔姑娘，证实黑龙会的遭遇之前，不会胡说八道到处宣扬。其实，鱼藏社的人早就在南京活动，眼线经常留意黑龙会的动静，看出有异听到了风声，才放心大胆露面求证的，

因此黑龙会覆没的消息，已经传出了。北斗星君和太叔姑娘，已经成了众所注目的人物，安全堪虑，必需躲得稳稳地。我猜，北斗星君如果不见机，及早远走高飞，下场是相当悲惨的。”

“他并不知道详情。”太叔贞说。

“那更糟。”费文裕大摇其头：“除非他有铁打铜浇的熬刑本钱。”

“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。”太叔贞叹息一声：“放了他，我们情义已尽，今后的吉凶祸福，谁也无法替他作主宰。费爷，你和姬爷今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呵呵！我玩命。”费文裕拍拍姬玄华的肩膀：“他发财，我们是沆瀣一气，同恶相济，过一段翻天覆地的日子。”

“我们商量妥当了。”姬玄华神彩飞扬：“费兄以神魔费文裕的真面目出现，苏州的走狗必定天天晚上做噩梦，将有效地吸引大群走狗奔东逐北，我就可以详加布署准备惊天动地的行动。神魔加上与走狗反脸成仇的姬玄华，联手大闹苏州，保证天翻地覆，大有看头。最后，就是天翻地覆的事发生了。”

他说的反脸成仇，是有根据的，迄今为止，三方面的走狗都不重视他的存在，小冲突无伤大雅，他甚至与太监李实的走狗镜花水月两妖女保持友谊，镜花妖甚且把他看成情侣。

要制造反脸的借口，太容易了，找任何一个走狗踢上一脚，保证可以掀起狂风暴雨。

朱雀功曹许彩凤，就是他制造反脸成仇借口的引火媒。

“一个魔鬼，加上一个强盗。”费文裕一高兴，说溜了嘴：“苏州有祸事了，天翻地覆将有许多人遭殃。姬兄弟出道不过

两年，他已经是威震江湖的风云人物，而我神魔在江湖浪迹了四五年，一直不曾引人注意。在苏州适逢其会赶上了民变，强出头击杀了东厂专使，最后被人查出天魔是我爷爷，身价立即下降一倍，被人认为我只凭爷爷的余荫扬名立万而已。该死的！我愈想愈不甘心。”

“老哥，你也不必发牢骚了。”姬玄华比费文裕小四岁，自然而然把费兄的称呼，不着痕迹地称老哥：“你歼灭两批东厂专使，彻底消灭黑龙会杀手的消息，要不了多久，必定消息轰传江湖，一鸣惊世，江湖上有你的声威地位，我这强盗铁定比你低一级。呵呵！酒足饭饱，你们准备，我告便，找那鬼女人要口供。”



朱雀功曹被弄昏塞在柴房里，她对所发生的事故只留下一些概念。

花花公子姬玄华找她，替垂杨西村的七村民报仇，她居然不曾想及其他的事，认为这是单纯的事件。

唯一令她联想到的事，是姬玄华夜探普惠生祠的动机。但她想不通，这花花公子没有理由到生祠讨野火。

一盆冷水淋头，她一惊而醒。

她很美，也爱美。如果不是执行秘密行动，她很少化装易容，平时喜欢打扮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，可惜很少笑靥迎人，冷森的神情掩去美丽的颜色。

今天她穿了花衣裙，薄薄的花绸衫经不起水，水一浸就

可以看到里面掩人绮思的胸围子，曲线毕露玲珑剔透，半躺在柴草堆中，有充足引起男人犯罪的本钱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她本能地收缩身躯，狠盯着屹立如山俯视着她的姬玄华。

双肩仍然酸痛，双手被背捆得牢牢地，但双腿仍有反击的能力，当然难免心中发慌。

姬玄华双手叉腰，像审视爪下羔羊的狼。

“哼！你知道我想干什么。”姬玄华狞笑：“在我，是好事；在你，那就不太妙。”

“你吓不倒我。”她想歪了，脸色一寒：“我与镜花水月两妖女一样，一点也不在乎你们男人所造成的伤害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这一类江湖浪女，什么都不在乎。”姬玄华冷冷一笑：“天下四大杀手集团，都有利用女色深入接近目标的执行计划，公私两方面，都不禁止情欲之私。不错，你很美，但一点也不对我的胃口，我不会用混蛋手段逼迫你。”

“你最好尽快杀掉我。”

“我不急。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……”

“我要口供。”

“口供？什么口供？”

“贵社接受东厂买卖，双方协议的内情。”

“该死的！关你什么事？”她大感意外：“你替那些村民讨债……”

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；债的事简单明了，我不急。贵社的一切活动，都会影响我的安全，尤其你们与操生杀大权的

东厂专使勾结上了，我不得不严加提防，女人，你必须从实招来。”

“休想！休想！”她斩钉截铁拒绝：“除了杀我，休想从口中得到任何消息。”

“是吗？也许你这女光棍，什么都不怕，连死也威胁不了你。”

“本来如此。”

“所以决不吐露任何机密事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“好吧！你很了不起，那么，我只好另行设法了。”

“任何法也奈何不了我，我许彩凤是视死亡如儿戏的名杀手。”

“我的办法，没有死亡的威胁。”

“那就更奈何不了我。”

“我就不信。”姬玄华淡淡一笑，转身往外走：“咱们走着瞧。”

“我等着。”

“我也在等。”姬玄华扭头笑笑，掩上柴房门走了。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她尖声大叫。

没有人理睬她，她心中大感不安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她被粗布蒙住眼睛，双脚也被牛筋索捆牢，被姬玄华扛上肩，走了不少路。

她用耳力听，听不到异样的声息，估计姬玄华是一个扛着她走，没有同伴接应。

不久，她知道上了船。被搁在舱底，船上好像有两个人操桨，然后停桨升帆。

她忧心忡忡，不知姬玄华把她带往何处，又会用什么手段对付她，给了她精神上的压力颇为沉重。

有时候，没有死亡威胁的威胁，比用死亡作威胁更令人害怕，视死如归的人为数不少，对这些人用死亡作威胁，起不了多少作用。

她曾经再三提出问题，要引诱姬玄华说话，以便在交谈中，探出一些口风。可是姬玄华除了那次在柴房与她打交道之后，再也不回答她任何问题，一直保持沉静像个哑巴，她的朦眼布也一直不曾解开过。

许久许久，姬玄华又扛着她登岸。

她已经睡了又睡，醒了又醒，肚中咕咕叫，饿得发慌，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也不知道是夜是昼。

当她被抛上一张床，取下蒙眼布，解了手脚的绑，首先入目的是明亮的烛光。

然后看清了一切，她处身在一间简朴的小室内，有硬木床，床上居然有又黑又脏的蚊帐，竹枕硬板，一股怪味刺鼻。

简单的小桌上，有两碟菜一盆饭。

“吃饱了可以清洗，厕在灶间后。”姬玄华总算开了金口，语气冷淡：“床头木箱有布衣粗裙，可以暂时换穿。别乱跑，这附近有不少浮泥沼泽，沉下去准死。”

说完，掉头出房。